

本报记者王京雪、孙亮全、胡靖国

“县领导专门来贺喜，还鼓励我们过好日子呢！”16年后，说起和丈夫成家时的“盛况”，关艳红仍掩不住有些小激动。

那时的关艳红，还是个染着红发、剪着寸头的“时尚姑娘”。她从家乡黑龙江五常到大原一家木板厂打工，与同事姚建宝相识相恋。

地处深山、穷名在外的山西沁源县景凤乡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本地姑娘一个接一个地外嫁，外乡媳妇一个也娶不进来。村民娶媳妇难，各级领导也着急。打工仔姚建宝为景凤娶来第一个外地媳妇，难怪“惊动”了县领导。

“我们乡直到2000年后才普遍能吃上白面，过去光棍特别多。进入新世纪以后，景凤的日子好起来，外地媳妇也嫁过来！”景凤乡党委书记卫文丽说，“现在全乡45岁以上的光棍还有56人，但45岁以下的村民基本都结婚了。”

景凤“思凤”，娶来的媳妇都是“凤凰”。在景凤乡政府所在地景凤村，我们听说了4只“凤凰”的故事。

这4只“凤凰”就是村里的4个媳妇：来自黑龙江的“东北凤凰”关艳红、来自云南的“白凤凰”周国庆、来自缅甸的“黑凤凰”马小月，以及景凤当地的“景凤凰”段建娥。

“凤凰”飞进来、留下来，起初是因为景凤的人好，后来是因为景凤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

“东北凤凰”：爬山来的外省媳妇

知道姚建宝的家就在山西，可恋爱头半年，关艳红提出想跟他回家看看，他总是转移话题，说老家偏僻，交通不便。

沁源，西汉建县时叫“谷远”。有说法称，“谷远”即“孤远之地”。距县城100多里的景凤乡，是“孤远之地”的孤远之处。“景凤是位置最偏的乡，是沁源的老后川。”乡党委书记卫文丽所称的“老后川”，指落后的山区。

1986年，19岁的卫文丽来景凤乡当文化员，1996年调离，2014年又回景凤担任乡党委书记。“以前不管县里排什么名次，都是景凤垫底。”

“寻河难渡一字沟，十人见了九人愁，年轻人愁得没媳妇，老人家愁得没盼头。”老顺口溜唱出了“老后川”的苦情。

“还不是怕我看了他家的穷样，不跟他好了呗！”当姚建宝终于带关艳红回他家，关艳红什么都明白了——那还是非典时期，他们坐车坐到交口乡被拦下来，穿着拖鞋的姚建宝领着穿高跟鞋的关艳红爬山回家，俩人爬了5小时、40里地，在晚上10点终于到达景凤村。景凤是穷乡僻壤，姚建宝更是家徒四壁，父亲重病花光了家底，自己都30岁了，从没有媒人登过门。父亲去世后，他成了村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人。

1999年，东北姑娘关艳红认识了同事姚建宝。“他性格急躁，但对人好。”关艳红说话爽快，她爱笑，也容易逗笑别人。

关艳红的新婚“彩礼”，是婆婆做的两床棉被两个枕头。姚建宝家没家电，没桌子，没耕牛，只有一套柜子，一张炕，4亩地和爷爷留下的5间年久失修的土坯房，“赶上下雨，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。”

问关艳红看到这情况，心里打不打怵？她笑着说：“不怵！”嫁来景凤的头年春节，全家账上只有300块钱，关艳红花了四十块买了两套绒线运动服，跟丈夫一人一套，“他一身蓝，我一身红，吃顿饺子过个年，也挺好。”

“有什么好抱怨？自家选的，穷，咱俩就奋斗。”勤俭夫妻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就是盖新房。

他们赶上了农村危房改造有补助的好政策。结婚3年后，有了一点积蓄，关艳红又跟弟弟借了2万块钱，加上1.4万元特困户危房改造补助，他们盖起了5间新房。

“白凤凰”：“年轻时经不住哄嘛”

2006年正月，云南大理的白族姑娘周国庆，抱着差几天满月的大儿子跟着丈夫杨宝庆回到景凤。

2005年，“白凤凰”周国庆到平遥玩，顺便找了家饭店打工。饭店老板是杨宝庆的舅舅，杨宝庆在店里帮忙。

63岁的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将撒了半辈子的渔网收进了箱子底。阳光里明媚的初夏，坐在自家的农家乐小院中，看着各地游客进进出出，那些滚钩、拖网的日子恍如隔世。

新疆哈萨克族居民大部分以牧业为主，但生活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乌伦古湖畔的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，却祖祖辈辈靠捕鱼为生。一条木船、一张渔网、一只铁桶，便是他们一家最重要的财富。

背靠新疆北部最大的天然渔业基地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以湖为家，逐鱼而行，可负担始终如影随形一般笼罩着这里的渔民。“想出去打工赚钱。”每当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闪过这个念头时，他的父亲便会冷冷地说：“家里谁来捕鱼？出去又靠什么生活？”

没有草场，没有牲畜，甚至没有一技之长，捕鱼似乎成了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逃不掉的宿命。

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。为了捕到更多的鱼，他和父亲常年漂在湖上。每天早上不到6点，父子俩就开船进湖，两人交流不多，但配合默契。赶上运气好的时候，两三个小时便可装满一桶。有些时候，则需耗费八九个小时。

除了捕鱼，还是捕鱼。在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的记忆里，这是一家人最重要的事。然而，常年高强度的捕鱼生活会

## 景凤「四凤」

『乡村爱情故事』背后的山村变迁

“地处深山、穷名在外的山西沁源县景凤乡，曾以‘娶媳妇难’闻名。打工仔姚建宝为景凤娶来第一个外地媳妇甚至‘惊动’了县领导

进入新世纪，景凤的日子好起来，外地媳妇也嫁过来

景凤“思凤”，娶来的媳妇都是“凤凰”。在景凤村，我们听说了4只“凤凰”的故事

“我老公不会说话，半天说不出一句，他舅舅全家帮他哄我，年轻时经不住人家哄嘛。”周国庆靠在炕边绣鞋垫，这种色彩鲜艳，开着芍药牡丹、飞着喜鹊凤凰的鞋垫是沁源的传统手工艺和非遗项目，“早几年家里忙没时间学，这两年才学会的。”

来景凤前，杨宝庆的表姐告诉周国庆，杨家村里有6间大瓦房，有地，有5头牛，一头能卖1万多。“我来看一下，是有6间老房，可窗上没玻璃，窗纸也没糊好，大冬天漏风，到了夏天漏雨，有时还往下滴泥，弄得炕上头发上都是。家里连上牛犊是有5头，可那么小的牛怎么能卖1万多？”

“家里条件不好，但公公婆婆待我可好了。”公公前几年已过世，婆婆身体不好，周国庆把婆婆照顾得贴心又周到。

为多赚点家用，周国庆做完月子不久，就把儿子交给婆婆照顾，自己去家对面的神仙山上刨药材。柴胡一斤4元，黄芪2元，一天刨十来斤能挣三四十元。

杨家当时住在景凤的一个自然村韩家窑，只有5到6户人家，周国庆的两个孩子是村里仅有的两个小孩。2011年，为方便孩子上学，周国庆掏出多年积蓄在景凤村盖了房。刚搬来时，两个孩子因为从没见过那么多人，一见生人就吓得直哭。

### 记者手记

之父，捕鱼似乎成了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逃不掉的宿命。

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。为了捕到更多的鱼，他和父亲常年漂在湖上。每天早上不到6点，父子俩就开船进湖，两人交流不多，但配合默契。赶上运气好的时候，两三个小时便可装满一桶。有些时候，则需耗费八九个小时。

除了捕鱼，还是捕鱼。在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的记忆里，这是一家人最重要的事。然而，常年高强度的捕鱼生活会



▲“黑凤凰”马小月和丈夫高保红在家里。 本报记者孙亮全摄



▲“景凤凰”段建娥和姚占胜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。 本报记者孙亮全摄

### “黑凤凰”：终于笑如灿烂

和马小月被叫作“黑凤凰”，她的眼睛和那头及腰长格格外黑。

晌午时分，马小月在锅里煮着刚擀好的面条，炉子上的铁锅咕嘟冒着热气，丈夫高保红提着锅盖，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，地上窝着一只进屋烤火的黄猫。

和别家不同，他们家墙上贴着一张大片的缅甸地图，“东枝”这个地名被马小月圈了出来，旁边标着“妈妈家”。

2007年，20岁的缅甸姑娘马小月在云南瑞丽的建筑工地上做小工，认识了36岁的高保红。“他条件不怎么好，就是人老实。”两人靠手势比划“谈”了几个月恋爱，马小月同意跟高保红回老家，高保红给她取了现在这个中文名字。

刚到景凤，气候不习惯，吃饭不习惯，语言不通，离家乡那么远……日子过得也紧巴，尤其在有了3个孩子后。马小月在家操持家务带孩子，高保红农忙时种地，农闲时打零工，一年收入三五千块钱，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2016年，县里投入资金帮农民搞危房改造，马小月家住上了新房子。政府为贫困户提供护林员岗位，高保红被聘为护林员，一年多了6000元收入。村里发展乡村旅游，建设供游客住宿的农家乐项目，高保红在农家乐打工，一年能赚1万多元。此外，他还通过金融扶贫政策自主贷款5万元养了两头牛。加起来，一家子年收入从过去的几千块增长到了

2万多元。

现在，马小月是地地道道的沁源媳妇了。她说一口沁源味普通话，常做山西面条，在“全民K歌”上从《单身情歌》到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唱了200多首中文歌，她还跟村里人学扭沁源秧歌。她扭秧歌的照片被景凤乡政府上传到网上，点击量立刻刷新纪录。照片里的马小月，黑肤红唇，笑如灿烂——那是她刚来景凤时从没有过的笑容。

“景凤凰”：不是她，就会散了一个家

关艳红说，她和马小月、周国庆闲来常一起去段建娥家，“她家是小卖部，又能买东西又能打扑克说话。她汉子做了那次手术后，常叫我们去家里陪她媳妇唠嗑。”

48岁的“景凤凰”段建娥是景凤本地人，丈夫姚占胜筋筋活活，又能干，家里开着小卖部，平时还开农用三轮车跑运输，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。

2013年末，姚占胜查出尿毒症，需要换肾，姚占胜大哥立即去做了配型检查，但因高血压不符合要求。非血缘关系肾源配型成功率只有十分之一，可段建娥也试着做了配型，化验单出来，她配型成功了。

2014年7月，一心要救丈夫的段建娥说服娘家人签字同意她捐肾，临进手术室前，她把读初三的儿子叫到身边，递给他一个本子，上面记着一页人名和

数字，都是乡亲们捐给他们、借给他们的治病钱，“万一俺俩出不来，这些账你要还给人家。”

他们的手术很成功。“她救了我，没她我们家就散了。”大病一场，姚占胜多了很多感触，他感激自己有这么好的媳妇。他家开了十几年的小卖部以前叫“占胜早晚门市部”，现在改了名，叫“建娥门市部”。

手术后，段建娥还是张罗着小卖部，姚占胜还是开三轮拉砖运货，村里人照顾他们，买东西愿找他们买，有活干愿找他们干。

段建娥翻开记账本，跟我们讲哪次谁家来送了多少钱，讲了两句眼圈就红了，她不好意思地抬手抹眼泪，“我这是高兴的。”

盼头：一年更比一年强

2018年，沁源县邀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暑期实践到沁源，拍拍这里的乡村影像，马小月成为一部影片的主角。去年10月，她受邀带10岁的大女儿、8岁的二女儿和6岁的小儿子到清华大学参加放映活动。

舞台上，马小月举着话筒直掉泪：“特别感谢中国，感谢政府对我们全家的照顾关怀。”

“我孩子从北京回来变化很大。”她翻出一个纸盒，盒子上有孩子工整的字迹：好好学习，清华大学我来！加油！就在这一年，沁源县成为山西省首

批脱贫摘帽的省定贫困县。这一年，景凤乡的贫困户们齐齐脱了贫。

“我现在对这个家庭有信心，觉得一年比一年强。”周国庆说。2016年，同样是通过危房改造，她家连补助带借款盖了新房。

去年4月起，周国庆开始在社科农庄上班，一个月工资1500元，丈夫杨宝庆去县里的煤矿下井，每个月工资5000元。2017年，景凤乡引进企业开发旅游项目，他们在韩家窑闲置的12亩地被流转出去，每年能拿到4200元流转金。

“知足，现在一年能有个一万多收入。”关艳红说。在村里，关艳红的勤快有口皆碑。她养了两头牛，一年下一头小牛，能卖5、6千块钱。丈夫除了在乡里当电工，还当上了护林员。“养老保险，加上70岁以上的高龄补贴，婆婆今年领了将近1万块钱，特高兴，说做梦也没想到73岁还能当上万元户，我说你赶上好时代了嘛。”

关艳红现在的梦想是送两个女儿读大学，“我大姑娘今年考高中。”

段建娥本子上名字已划去不少，是他们这两年还掉的。“现在党的政策确实好。”姚占胜说，他现在每年吃药要花3万多元，医保能报销1万，低保等能补助1万。

墙上的相框里，有他们穿军装的儿子和穿着篮球服的女儿。2018年，他们20岁的大儿子当了兵，小女儿代表长治市参加省里的小篮球赛，被篮球强校进山中学特招录取，学费住宿费全免。

出路：景凤是个好地方

“去年我们有3个女孩被进山中学录取，她们是景凤飞出的金凤凰。”卫文丽说。

2018年，中国篮协举办首届中国小篮球联赛，只有37个学生的景凤乡中心小学从全校17个女生里组建出一支女子篮球队。作为沁源县15支参赛队伍中唯一的女队，一路打出全市第二、全省第四的成绩。

“我们的对手是沁源县实验小学、太原市实验小学这样的学校，人家穿的鞋都比我们孩子的好，但孩子们打出了老区的精神、老区的自信。”卫文丽一直觉得，景凤的大问题是自信不够，穷了太多年，干什么都垫底，好像景凤就该这样。

景凤人自己都忘了，景凤其实是个好地方，“我们的村子有近千年历史，有羊头山、天神庙等文化古迹；我们有全省第一、高达86%的森林覆盖率；沁河6个源头3个在景凤；我们还有金钱豹、野猪、黑熊、褐马鸡……”卫文丽说景凤有大美的绿水青山，可美不自知，也美在深闺无人识，直到2017年，被群山包围的景凤乡都只有一条出山的路。

“突破交通瓶颈、补齐设施短板是我们的首要任务，老区人民不缺乏吃苦的精神，不缺发展的劲头。”沁源县委书记金所军说。

2017年，沁源县提出绿色立县、建设美丽沁源发展战略，一直在发展乡村旅游的景凤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。过去两年，沁源县投资了5.52亿元新建改建了177条农村公路，进出景凤乡的道路也从一条变成了三条，景凤找到了真正的“出路”。

2015年至今，景凤乡连续举办了4届生态运动帐篷节，去年为期一周，游客3万人。

景凤是沁源的缩影，这个山西省“最绿的地方”这两年走出了“转型、增绿、开放、强基、富民”的新路，2018年全年接待游客400多万人，旅游收入同比增长了27%。

2018年度，景凤乡获得国家、省市县等各类奖项42项，有史以来首次被县里表彰为“红旗党委”，卫文丽很激动，“落后的老后川终于变成了厚德、厚重、票子厚沉的老厚川！”

在去去年帐篷节上，段建娥家的小卖部每天能多赚几百元，姚占胜给游客烧茶，赚了1000多元。围绕帐篷节打造的建设项目，周国庆和关艳红家里多了增收的机会，而马小月正学着玩抖音，乡里有意让她做帐篷节的形象代言人，宣传景凤的美好。

“日子好了，谁还想去捕鱼？”虽然收起了渔网，但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对乌伦古湖的感情却没有改变。他时常奔波在乌伦古湖20多公里的湖畔边，巡湖、记录……成了一名生态保护巡查员。

虽然不再捕鱼，但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只要有时间，总是坚持去看乌伦古湖的晨曦，看那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水天一色，慢慢地由深黑变成浅黑，“乌伦古湖养活了我们家祖祖辈辈，现在该是我报答它的时候了。”

随着乌伦古湖生态环境不断改善，如今湖区鱼类种类开始增多，河豚、湖拟鲤数量也明显增多，就连世界濒危物种白头硬尾鸭也前来觅食。

（记者郝玉、丁磊）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

## 捕鱼者新说

父亲积劳成疾。离世前，父亲一遍遍嘱咐他：“有湖的地方，就有水喝，就能吃饱，千万别离开这里。”

正如父亲所希望的那样，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再也没有离开过乌伦古湖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父亲执着了一辈子的事业，很快就在他的身上改变了。

由于上游地区来水逐年减少，乌伦古湖面临湖区面积缩减的困扰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当地对非法捕捞管理越来越严格，还制定了禁渔期，乱捕乱捞现象

开始减少。

“不捕鱼，靠啥生活？” “不捕鱼，我又能干啥？” 这也是大多数“渔民”的焦虑。为了让大家放下渔网改吃“旅游饭”，近年来，当地结合哈萨克族传统文化，打造特色民俗体验式旅游，湖畔规划陆续建起渔猎文化馆、文化广场，还依托合作社和带头人发展农家乐，形成了特色“渔家乐”。

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第一次觉得，年轻时想要打工赚钱的梦想离自己如此

之近。虽有诸多忐忑，他还是拿出近两万元的家底，在家门口布置了一间简单的毡房。

2017年，随着乌伦古湖通过验收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，夏观景、冬捕鱼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，农家乐随之人气高涨。黑巴多拉·木哈买迪亚说：“每年到了七八月旅游旺季，一天就能赚1000多元。现在靠农家乐一年赚三四万元不成问题。”

“还捕鱼吗？”